

8

● 经纬 ● 李闽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台湾 社会大曝光



# 台湾 社会大曝光

●经纬李闽●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福州

## 台湾社会大曝光

经纬 李闽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省闽侯青圃印刷厂印刷

开本350×1168毫米 1/32 8.625印张 2插页 204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80

ISBN 7-211-00969-1

D·28 定价：3.75元

# 编者的话

由于长达四十年的隔离，大陆同胞一直无法了解台湾社会的真实面貌，近几年来报刊上的零星介绍，也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台湾社会大曝光》一书，目的是将台湾社会向大陆同胞作一全面、客观的介绍。这在大陆出版的同类图书中还是第一本。

本书取材于台湾各大报刊近年发表的社会新闻报道、特写、专访实录和调查报告，编为六个部分，较为全面而具体地介绍了今日台湾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和形形色色。我们希望本书能成为了解台湾社会的一个窗口和捷径。看完这本书，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未能亲游台湾之憾。书中提供的具体事实和统计数字，对深入研究台湾的各种社会现象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 目 录

---

## 一 家庭·婚姻

- 在家里，你算老几？  
——台湾385个家庭的24小时起居生活 1
- 台湾地区的“典型家庭”  
——一个五口人的小康之家 11
- 新的“第一家庭”  
——李登辉和他的家庭 18
- 伙伴还是“吼伴”？  
——台北市民的夫妻冷热战 28
- 永世的遗恨  
——布农族金姓一家近亲结婚的悲剧 32
- 山胞的“出草”与婚姻  
——高山族同胞奇特的社会习俗 39

---

## 二 妇女·儿童

- 琼瑶探秘  
——琼瑶公开了100点真相 45
- 学士模特儿 明星艺术家  
——一个备受争议的女人许晓丹 57

她肌肉发达得使男人吃惊	
——亚洲女子健美冠军连桂乙的健美历程	64
郑绵绵的绵绵心事	
——台湾记者对单身女董事长的报导	79
红颜看破红尘	
——汇集出家女大学生的神秘寺庙	80
他的前生是喇嘛	
——台湾第一个小活佛	87
好小子还是戏油子?	
——踏入电影圈的童稚	93
“妈妈，我从哪里来?”	
——台北市民的家庭性教育	100

### 三 青年·教育

青年，你的“希望”是什么?	
——几个“三十而立”的台湾年轻人的梦	110
第二本护照的故事	
——台湾的留学热与移民潮	119
疯狂后面是死亡	
——南北飞车玩命大赛	123
难忍后的残忍	
——一个十九岁少年奸杀案内幕追踪	130
教育界的火药味	
——台北市南阳街补习班的“窝里斗”	136

### 四 影视·娱乐

群芳谱

——大红大紫的台湾电视明星	142
她们的“极端机密”？	
——台湾女明星对年龄的看法	151
“千面唱将”红歌星	
——杨林的歌艺	160
马桶盖头，发如黄金	
——家喻户晓的影视红人“猪哥亮”	164
我先动手，你再动脚	
——台北迪斯科舞厅的迎夏大战	171

## 五 色情·赌博

台湾的“色情备忘录”	
——台湾色情活动之形态	176
“地下餐厅”见闻	
——与应召女郎的对话	181
身有九月孕的卖身女	
——郑彩花的传奇事实录	187
她们为什么沦为雏妓？	
——十一种类型的雏妓剖析	193
风月集中 花柳扩散	
——台北市中山区性病调查	200
她爱桃太郎？	
——台湾女郎赴日“淘金”记	203
暗巷重见天日	
——台北色情区扫荡记	210
从“大家乐”到“六合乐”	
——台湾赌风潮	215



## 六 治安·警察

水波起风浪 爱火点怒火

——高雄市五尸六命大惨案 218

裸尸案并发案外案

——台中红舞女做黑心事 223

“一时冲动”犯大案?

——台东鲤鱼山奸杀、肢解女尸案 229

一个黑道人物的自白

——杨双伍谈他的黑道历程 234

假如他是真的?

——三个“老千”的假面具、真嘴脸 241

被告的警察

——一个雏妓被救出火炕，又告警察诱拐她 248

霹雳娇娃智擒“大野狼”

——台湾女警察破案忙 256

出租车内的“采花大盗”

——台北市计程车司机、色狼落网记 263

# 一 家庭·婚姻

---

## 在家里，你算老几？

——台湾385个家庭的24小时起居生活

妈妈，总是最早起床；

爸爸，总是最晚回家。

你家谁最爱打电话？

你家是谁在浇花？

名作家来西宁，

全家人都是夜猫子，你家呢？

名歌手蔡琴说，

做家事很快乐，你说呢？

三毛，少小离家老大回，

在台北还是做“移民”，为什么？

调查时间：1986年9月4—5日晚上

抽样：从1986年版大台北地区住宅电话簿中，以系统抽样法抽出903个号码，扣除电话不通、不在及拒访，共完成385份有效问卷。

备注：本调查中所称“妈妈”、“爸爸”及“孩子”是以一家中主事生产、负担家计最重要的一代为称呼基准；“婆婆”指男主人的妈妈，余依此类推。

## 男主人看报浇花 女主人给钱签章

是谁？在油烟中忙做三餐，在成堆臭袜子里埋头刷洗？

是谁追着晨曦赶早出门，踏着夕阳回家？是谁在你钻进暖被窝大声打鼾时，去锁好门窗，关掉煤气，捻熄每一盏灯？

又是谁？乐于分享你的得意，可以笑纳你的狼狽？

只要回到家，不论在外是大牌人物还是小号瘪三，每个人都是人父，人母，人子，人人也有各自冷、暖、异、同的“家庭生活”。台湾《时报周刊》杂志在大台北地区做了这项调查，访问了385个家庭日子怎么过？家事谁来做？结果发现许多人家一天的活动都是由“最早起床”的“妈妈”揭开序幕，而第一个抢出门去的通常是急于上学的“孩子”；至于“爸爸”总是“最晚回家”的人。

调查中还发现，“妈妈”仍然是家庭生活中的第一主角，她料理一个家大部分的重要内务，上至“买菜”、“做饭”、“管教小孩”，下至“洗碗”、“吃剩菜”、“倒垃圾”。而且不论她是单纯的“家庭主妇”，或“朝九晚五”<sup>①</sup>的“职业妇女”，也

① “早上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的简称。

不管她有个“外省”先生或“本省”丈夫，只要她是一家的“女主人”，就得面对同样繁重的家务事。

然而大部分的“爸爸”在现代中式家庭中，仍巩固住“男主外”的疆界权威；在家里，他只须“拿报纸”或“浇浇花”，另外负责睡前安全检查；当妈妈“给孩子零用钱”时，他则手操“孩子成绩单签章”大权。

至于家里的兄弟姐妹们，除了做爸爸妈妈的乖宝宝之外，有的忙着“打电话，接电话”，有的则坐镇在“电视机”前，为选台伤脑筋。

一天24小时，这些血肉相亲的人在彼此的视线中、心肝里走进走出，哀乐喜怒，尽管每个人在家里的角色不同，却都是开门不只七件家务事的当然演出者。

## 朱家：全家都晚睡 全家都好吃

夜里十点钟，当满天星斗高挂，左邻右舍呵欠连天的时候，朱西宁、刘慕沙一家大小，才真正要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重心”。

这一屋子热爱写作的家人，总在夜阑人静时走笔于文字。对“写作”这样的生活重心，朱西宁是家中最有“定力”的一个。数十年来他几乎每日不辍，不因任何外务分心。过去，自称为“小说制造工厂”的这家人，还曾经有过全家一起熬通宵赶稿子的纪录。

这样的夜猫子们，通常只会在第二天中午时分起床。在平常的日子里，儿子朱天文会帮忙打扫，朱天心则负责洗碗；爸爸朱西宁就浇花养草，整理院子。至于觉得“闲着自己也难过”的妈



妈刘慕沙，不论多晚睡，都在次晨六点多就起床，出门“跳一个半小时的迪斯科”后，就抱着刚会走路的小外孙女到森林里“做森林浴”，同时也溜溜狗。午睡醒后，她、朱西宁和女婿、邻居就一起打杀乒乓球。这个朱天文笑称“足足能发射两部太空梭”<sup>①</sup>的妈妈，精力旺盛得令人咋舌：“洗衣服”、“做饭”，还要照顾家里那数目时常改变的十几只猫猫狗狗，除了帮它们喂食、洗澡、看病、料理大小便外，每天晚上十一、两点时，还要主持狗儿的“康乐时间”，领着三三、九九、小朱、小麦、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和亚历山大·尼古拉、天狼托拉斯基等等爱狗，摸黑到山上去尽情奔跑。

朱家向来以吃为乐，号称数年来“吃掉高速公路泰山站到后里站”。过去，一个礼拜总有两次做大餐的机会，尤其是每逢周末，邻居、朋友、朋友的朋友一来就是十八、九人。不过近年来刘慕沙觉得自己“做不动了”，痛诤为“做饭真是苦事”，不再象新婚时觉得“新鲜”，所以尽量“简化”。临时有朋友来，就赶紧“无中生有”，有时弄些“借尸还魂”菜或“慈禧太后”菜，前者是指剩菜翻新，后者则是摆着好看，客人不太有机会碰的充数菜。现在孩子长大了，也常请父母在外头吃馆子，所以朱家人新近立一志，决心要“吃遍台北市各味儿小馆。”

朱家人在家务事分工上，从没有明确说过什么该谁干，便“很有默契”地干起来，所以也无怨可言。刘慕沙觉得自己从上一辈那儿继承了传统观念，总尽量不打扰朱西宁，尤其是他从事写作的时候。她常想：“他也很累，我能多做就多做”，只要“彼此有体恤之情”，家务事也并不难断。

这一家人热闹、实在地一起过活，日复一日。除了“厨房”

<sup>①</sup> 台湾人习惯称航天飞机为“太空梭”。

是刘慕沙觉得“最自卑”的地方之外，对眼前的日子，刘慕沙一再笑说“很平板”。不过，当问起愿不愿再和这些家人、猫狗、盆瓢共度来生时，她马上把早已想过多遍的选择大声宣布：九辈子都要。

## 杨家：蔡琴爱做家事 杨德昌帮洗碗

除了在音乐课时唱歌、在电视节目上唱歌、在录音间里唱歌外，别名杨太太的蔡琴还在做家务事的时候唱歌。

尽管夫妻俩都很忙，尽管家里请了人分担大部分的家事，尽管杨德昌并不在乎在家还是到外面吃饭，蔡琴总是有空就尽量自己做饭，炒一道最拿手的腰花；再不然就整理白色为主的房间，叠被或洗自己的衣服。她觉得做家事时“比较踏实地感到自己有个家”；为人妻子，她希望“有家的样子”，“有家的气氛”，所以做家事对她而言是“蛮快乐的”。

忙碌的蔡琴奉行着“忙不过来时就不会勉强自己”的原则，不让家事成为一种负担；而且自小受到母亲的影响，蔡琴还是倾向于“男主外”的观念。她说：“什么事都应多尊重老公一些。”杨德昌这个蔡琴眼中“体贴”的“并不会大男人主义”的先生，除了“生活习惯好”之外，还会“洗碗”、替缺了个葱、少了个蛋的太太跑跑腿。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她经常忘掉钥匙、自己的眼镜摆哪儿都不知道而急问杨德昌说：“我的什么什么在哪里啊？”他总能给这个糊涂脑袋一个正确完满的答案。

除了这些生活细节上的搭配，夫妻俩还平均分担了对方心情上的起起伏伏、快乐忧伤，是精神上“很好的朋友”。这样的家庭生活让双方有较强的自立性，“相辅相成，又不互相牵制”。

觉得自己“还可以，不是什么特别能干”的蔡琴，仍有排行老大那种“照顾别人的习惯”。过去在娘家时，就对家事不陌生，现在自己创造了另一个人口简单的家，反轻松了些。目前，新婚才一年多的这对夫妻尚未打算添加人口，因为在自己不能回答——“生活上准备好了吗？”、“性格上是不是够成熟了？”这两个问题时，骤然让孩子成为累赘而受爸爸妈妈的抱怨实在不公平，所以他们慎重地选择继续过着简单的家庭生活。

“婚姻就是找到一个伴儿，跟你一起成长。”蔡琴觉得结婚才不到两年，有些事不该说得太满，还是等这辈子两个人慢慢“成长”一些时日后，再来说下一辈子的情、缘、分、合。

## 曾家：一个厨房两个主妇 曾昭旭的三代经验

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曾昭旭，一家总共五口人，却上下纵贯了三代直系亲属，这个家不算大，却也不小，正是现代都市里的折衷家庭。

这样的家里除了父母、儿女外，还有祖孙关系、婆媳问题；上、下代之间的某些不协调，在曾昭旭看来是“当然”会有，而且“非常严重”的。在早期，当大家对这个家庭还是新鲜人的时候，曾家的“一个厨房就有两个主妇”，做出来的菜是一人一套，而且在照顾孩子的时候，祖母就怕孙子冷着了，母亲却觉得孩子热得满头大汗，最后在这一穿一脱之间，孩子反而感冒了。

曾昭旭说，这些生活中的问题，都要靠“磨练、学习和信任”来慢慢适应；而这个过程中“用语言沟通是很无效的”，因为反而会变成“批判、挑剔”，引起“一些自卫的心理”，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用行动来沟通”，长期的做给对方看，才能互根

调整。

这样的家庭里，“婆、媳”是老问题。对此，曾昭旭深切体会到：“做儿子、先生的虽然很难维持公平”，但是，“一定要做好缓冲”。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这些“辛苦”已经是“历史”了。曾家三代同堂到现在十几年，曾昭旭觉得“蛮成功”的，但他却“从不鼓励别人也这样”。毕竟与父母同住的目的在“照顾”，若因为自己能力不足而使得家里摩擦不断，反而失去了意义。

现在，三代同堂对这个家庭里的人而言已经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了。每天早上5点钟，76岁的曾老太太就出门运动，曾昭旭夫妇送小孩上学后各自也到学校去教课。于是，中午的那顿饭就由老太太掌厨，晚餐则由下课回来的曾太太主持；一个礼拜有半天请一个清洁工来做粗重的工作，轻便的家务就由自家人分担。曾昭旭认为一般所谓中国人的大男人主义只是个“俗化了的传统”，其实“正规的传统”，应该是所有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参与家事”，自小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所以他觉得应该让小孩也做些家事，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怕生活，对生活感到亲切、熟悉时，人格会比较健康”，到外头社会时就“可进可退”，不须勾心斗角，不顾一切地打拼，因为“他随时可以回家”；反之，若是一个对生活陌生的人，在外就只可进不可退，比较容易恋栈社会地位，也因而较易产生争权夺利的心机。所以曾家那个才10岁的小男孩，有时候得帮妈妈洗洗碗，饭前摆摆筷子，并且当跑腿到杂货店去买点东西。而曾昭旭自己则早在婚前就很能干了，婚后太太烧菜“还都是我教的”。由于在大学上课时间较有弹性，曾昭旭帮忙家事的机会颇多，不过现在比较忙就少做了。平常他还是会帮忙“洗碗”，他认为这是“夫妻沟通的最好时间”。而他最喜欢的家事就是“清洁”，全家人在假日时“一起收拾家里”，



是他最愉快的时光。

面对整日繁琐的家务事，曾昭旭觉得会厌烦，只是“不要严重化”，“谁没有一点情绪呢？”通常，“家务事只是导火线而已”；而一个人如果能在例行的家务琐事上“发挥一点点创意”，就会有乐趣了。他建议有时不妨实验一下不同的洗碗方式、程序，看看哪一种比较有效率，或者去观摩别人怎样洗碗，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有那么多不同的方法；不让自己被家事弄得烦厌不堪的诀窍就是“用点心”。

基本上曾昭旭觉得儿孙与老人同住是“合理的”。为了让自己做入更合理，他愿和妻子互勉：“不断增强自己的人格能力，以善尽仰事俯言的本分”。他不管什么下辈子，对未来也不想去期望、计划。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来世云云，他觉得那都是“很虚妄的”。

### 三毛：少小离家老大回 仍在街头做“移民”

在漫天黄沙、异国山水里飘泊流浪的三毛，即使回到台湾之后也居无定所。她还是在台北街头做“移民”，在“两个家”之间游来荡去。这“两个家”，一是她“父母的家”，一个则是她“自己的城堡”。

在父母家，三毛是来“工作”和“睡觉”的。一般日子里，她多半在晚上11点回来，进门后就开始处理每天一本的读者来信和二到四千字的朋友书信之类不发表的文稿，然后临睡前一定要仔细读书、快翻杂志，直到凌晨5点才入睡。近午时分起来后，花一个小时喝茶、抽烟，清醒自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记事本，看看自己今天排好的“社会服务”是哪些？除此之外，在这